

沿途都是重生

赵枝琴

顺灂河与大马河川道不同。没有成片的玉米、小麦，有的只是望不到头的芦苇，河道两边零零散散的白。野柳依旧是主力军，那些在雨季里削去皮的，依旧顽强的活着，这不是刮骨疗伤，这是宿命，涨水过后的满目疮痍，那是人生的必经阶段，哪怕驼下了腰，哪怕枯萎了一半，都得在岁月的流沙里清洗。偶有一段河滩平缓，后期有了愚公精神，也成就了一片稻香。本地香米产量低，好在方圆两里地都能闻到香味，稻花香，何其幸哉。

我与巧珍不同，又何其相似。我们守着同一片土地，太阳醒来，月亮又睡去，日日又月月。巧珍热爱土地，我热爱庄稼。我喜欢她的至理名言，鞭策我一年又一年。她说：“当农民就当农民，天下农民一茬人哩！不比他干部们活得差。咱农村有山有水，空气又好，只要有个合心的家庭，日子也会畅快的……”我就这样守着山，守着水，守着核桃树，守着我的公婆和孩子。巧珍守着加林哥，我也要守着我的加林哥，如初，如意，如命。

守，有很多种。守候，是我一生的执念。

龙脊梁的核桃树不能如愿，我仍要守着。曾是金果、银果、核桃果，五毛钱一个大泡核桃果时，每个农人都刨着脚下的土地，施肥、浇水，有想过拔苗助长，那样，城里的别墅、洋房就搬到了山里，城里的小轿车也开到了山里。供大于求时，核桃就变成了累赘果、伤心果。很多人纷纷南下，逃离村庄、老人、孩子，当然，也丢下了土地和核桃树。我要守着最后一缕炊烟，清冷的村庄才不会死去。五毛钱一斤的核桃呀，我怕你喂胖

了未秋的蛛网，那会刺了我的心一样疼。谁要是有空，看看龙脊梁的秋天，晨雾把核桃林缝得密密实实，云海缓缓流淌而来，也会来到龙脊梁上。酸涩的橄榄树，也被锁在了这个秋天。

我沿着刘巧珍的轨迹走，也沿着高加林的路径前行。

师范毕业后，当了一名代课老师，每个月 170 元的补贴坚持了两年。我热爱讲台，也喜欢跟我一般大小的学生们，他们愉悦地跟我谈心，也谈理想。刚毕业就代了初一的英语，因为自考选修的是英语专业，也因为师范三年不曾忘了初中时的课业，曾是全县第二名入学的师范生。在校期间，不是在图书馆借书，就是泡在阅览室。当然，我也喜欢篮球，以班篮球队八号的名义，打了三年后卫，投过几个三分篮，扭伤过几次脚。写几首清丽的小诗，手抄版的复印几本小册子，送老师、送同学。再写两篇论文，稀里糊涂就获了奖，这个奖不是学校颁的，幸运的是国家级的。老师说，等我毕业站讲台了，这张纸上的章就是凭证。我飘了，深信自己将来是个好老师，是个能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。爱做梦的年纪，仿佛看到了我和我的加林哥，我和他的孩子，一家三口在校园里牵手，晚霞下漫步。

梦总是要醒的，尤其是美好的梦。

我是第一批参加上岗考试的学生，考卷历历在目，音体美都没有落下，尤其是宫商角徵羽，至今还在眼前。两届毕业生压在一起考，我们这样的山区小县就两个名额，定编定岗。第二年一个岗位都没分到。人人羡慕的中师生就这样黯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我的母校也在我毕业两年后画上了 100 年的句号。

高玉德说：“人活低了，就要按低的来哩。”这是他安慰高加林的话，也是安慰我的话。可我们都不甘心，不甘心埋没在大山里。说白了，高玉德不甘心，高加林的母亲不甘心，我父亲不甘心，我母亲也不甘心。他们节衣缩食地供我们读书，就是想让我们走出大山，不再步后尘，不再整天刨土，不再靠天吃饭。褪去读书人的稚气，换上劳动人的气息，切换的印记就是手心越来越多的水泡，水泡又变成茧子，茧子变硬成老茧。每锄完一遍玉米地里的草，破布条缠着的右手已是血肉模糊，手心泡长了又破，破了又长，每天都有新成员加入，又有成员负伤上岗。每天下工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用温热的盐水泡手，拆去布条。时常痛得鼻涕眼泪横流，母亲看得直抹眼泪，父亲贴心地吹伤口。有时我也会调侃，再加一点辣椒面花椒粉，味道就变成腌生了。在出嫁前，我最乐意赶家里的驴，它是一头特别温顺的老驴，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。邻村一表舅嫌驴老了，想要卖给商贩宰了，是父亲软磨硬泡花了466元买回来的。母亲说万物有灵，你如何待它，它就会加倍地回报你。果然，精心照料后，驴也渐渐壮实了起来，只是上了年纪，步履和父亲一样蹒跚。要不怎么说，驴是来报恩的，无论驮子轻重，他都会等拄拐的父亲，走几步又停下来等有腿疾的主人。去年父亲托梦，说是家里的驴老了，得换一头驴。其实，那头老驴在双亲过世的头一年，也安详离去，就埋在自留地角的柿子树下。或许真如母亲所说，驴是来报恩的，报完恩，他们也就不再相遇。

我找到了我的加林哥，一个失意的高考落榜生。我们在龙脊梁脚下，一个叫安龙村的小地方给了彼此一个家。那时的龙脊梁，小麦黄了一茬又一茬，野生杨梅红艳艳地挂在林间，和着麦香的风都是幸福的。母亲常教

我，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，无论在哪，不偷不抢，凭自己的精神头吃饱穿暖就是幸福的。我拿出三个哥哥给我的嫁妆钱，又让大哥担保贷款五千，买了两头母猪种，二十头小猪，三十只黑山羊，开启了我信心十足的农村生活。我每天早起喂完猪，去龙脊梁背一背干松针垫圈，午饭后得把羊赶上龙脊梁。尽管循环往复，日子单调如一，我仍旧充满力气，哪怕一个月不吃一顿肉，我的力气在太阳升起时，又补充得满满当当的。其实，那时的我怀着身孕，农活没一样是少干的。收核桃的时节，我每天爬着跪着拾捡核桃，穿梭在一片又一片的核桃林间，黑手只是常态，两边膝盖也是黢黑的。由于劳累过多，加之营养不良，在家躺了三天未能生下孩子，后来去了城里的医院，剖腹产下4.8斤的大儿子。在半麻醉的状态下，我听医生心疼地说道：“这女娃到底遭了多少罪，手黑就算了，两边膝盖、脚底板都是黑的。”

临近年关，添了可爱的小冬羊、小冬猪，胖猪也可出售。心里乐开了花，还完债务就轻松了，致富之路如此轻松，何来艰难一说。殊不知，顺湟河沿岸掀起了一场看不见的硝烟，口蹄疫正悄无声息地漫延开来，很快，二十头胖猪相继无法站立。猪羊都无一幸免，好在政府集中处理，省了好多麻烦。忙活大半年，一朝又回到了解放前。这无疑就是雪上加霜，原本就是穷家薄业，这下好了，还不了欠款，一家三口的生活都成了问题。内心的绝望和挣扎不亚于挂在绝壁上，进退都是难。每天三十块工钱的年月，打工不吃不喝也得一百六十七天。

马栓安慰高加林：“年轻人，谁没个三曲两折。”是呀，不能遇到点坎坷，就消极停滞不前，生活还得继续。为了还债，为了活着，我去三二零国道

边捡饮料瓶，和我的加林哥去龙脊梁摘橄榄卖，挖松明子卖，还开了一大块菜地，种上各种蔬菜背到街上卖。母亲心脏不好，我不敢跟她说实话，每次打电话，我都捡好的说。其实，母亲什么都知道，她知道我过得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隔壁村有个开车的亲戚告诉母亲，说我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在大公路边捡垃圾。母亲怕伤了我的自尊心，特别委婉地跟我讲，公路边车来车往危险，带着孩子尽量别去路边。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只是谁也不捅破那层窗户纸。母亲时来看望我，帮我干农活，走时，还把卖核桃的钱藏在我的衣柜里。我知道父亲和母亲没钱，一年到头的开销全指着核桃，再就是挖卖点草药。他们的一生全被我们几个儿女给耽误了，尤其是我，吸血鬼一样榨干他们身上的每一寸肌肤。

一个云海涌动的冬至节，天格外的冷，中午十一点，顺湍河边天还未亮，成片的芦苇静默着，没有一声鸟鸣。龙脊梁上的晨雾迟迟不愿离去，只有田边地脚的红柿子越发的红，越发的透亮。我上龙脊梁捡柴，手机放在卧室充电，婆婆听见手机一直在响，没人接听，肯定有要紧事情，就跑来山上喊我，匆忙背上半背柴就往家赶。我只记得大哥打了二十一通电话，接通那刻极力压抑着告诉我母亲车祸的消息。我赶到医院时，母亲正在做检查，脚上才有一只鞋子，别的那只已不知去向。医生说主要伤到头部，脑子里有大量瘀血，做开颅手术只有三成把握，很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。我坚定地告诉医生，哪怕只有一成把握也要救我母亲。那年我二十六岁，母亲猝不及防离开了我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硬生生地把母亲从我身边抢走。没有留下半个字，只有心电监护成一条直线时眼角的那两行泪，那是她留给世间最后的温度。

二十八岁未滿，我成了一个孤儿。从此孤苦，再无一人一心一意待我如爱女。

路遥老师说：“劳动啊，它是艰苦的，但也有它本身的欢乐。”我的欢乐就在于，有自己种的瓜果、蔬菜和大米，说夸张点，起锅烧油都来得及去菜地里摘，何乐而不为？艰苦是值得的。我的幸福就在于，公婆健在，孩子乖巧，夫妻同心。山免费，水免费，蓝天免费，白云免费，野花免费，野果免费。何其有幸！借用德顺老汉的生活哲学“归根结底，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，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！”既然选择了脚下这片土地，就要坚定地走下去，坚决维护好农民这个身份。